[清代西北大叛乱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WHBQI8wOk8gMkjyIMbCfg" \t "_blank)

**晚清沧海事 上卷 11**

第六章 造反

作者：罗马主义

（由于本文之前有一些敏感文字，所以被禁，而且很多朋友又在网上找不着，影响阅读体验，因此修改以后，重发一遍。）

叫人造反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这就好像，今天那些在社交媒体上，动不动就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喷子，你真让他上街试试，估计他多半还是不怕的，只不过他今天有点忙，所以只好请你自己先去，改天再来约他。

所以发发牢骚是一回事，实际去做，那完全又是另一回事，违法犯罪，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闹着玩的，更不要说造反了，除非脑子有包，正常人是绝对不会去的。

现代文明社会尚且如此，古代封建社会那就更别提了，造反可是要灭九族的，不是随便谁在你耳边忽悠几句，你就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，所以白彦虎想要煽动170万陕西教徒造反，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而陕西的教徒，和地处甘肃宁夏的新教相比，他们信奉的教义相对温和，小日子过得也马马虎虎，而造反最理想的后果，无非就是过得再好一点，从吃包谷面糊糊变成了鸡鸭鱼肉，从住茅屋草房变成了砖墙瓦屋，从娶村里脚大手粗的翠花姑娘，变成了城里细皮嫩肉的莺莺小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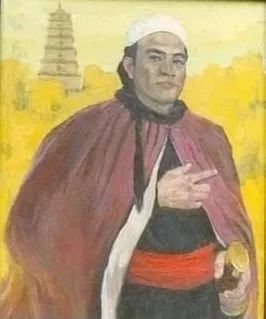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结果吸不吸引人？当然吸引！可是和掉脑袋，灭九族相比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一点，所以你让他们想想是一回事，实际去做又是另一回事。

因此当年在北京，当金爷把教主的想法告诉白彦虎的时候，白彦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这事办不到啊！

但是金爷却给白彦虎打气说：“这事确实难，你俩少了谁都办不到，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强强联手，那就一定办得到。

教主是这近百年来，教徒中的第一奇才，他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统揽全局，运筹帷幄，放在朝廷里头，那也是宰相之才。

而白彦虎你这个人，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是老成持重，深谋远虑，又能文能武，不亚于当朝的第一名臣林则徐。



白彦虎

可惜的是，朝廷不识货，埋没了你这个人才，虽然你也在朝廷为官，但是你这个出生，注定了你将来的上升空间有限，所以要做一番大事业，你就得和教主联手，才能大展宏图。”

这话听起来像是吹捧拉拢，但实际上他说的真是一个事实。很多年以后，左宗棠评价西北教徒叛乱的各个首领，唯一忌惮的，就是教主和白彦虎，如果没有这两个人，根本就不会有这一场腥风血雨，而且史书上最后留下名字，让人印象深刻的，也只有这两个人，所以金爷没有看错，白彦虎确实不是等闲之辈。

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，回到当时，白彦虎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，他虽然已经暗中搞了很多鬼，可是老教的头面人物们，没有一个有要反的意思，当初金爷给他说过，要想让他们反，一定要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。

可是怎样才能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呢？朝廷目前对教徒的政策，不可能让教徒造反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
金爷当时阴阴的看了白彦虎一会儿，然后冷冷的说道，朝廷如果不把他们逼到绝路上，那只有我们自己把他们逼到绝路上。

所以回到陕西以后，他开始不停的使坏，目的就是要把老教逼进火堆去，让他们无路可走。

为了达到这一点，他想出了各种办法，不停的挑拨老教和汉人之间的关系，他利用教主提供的资源，又是编民谣，又是贴传单，甚至还虚构了一个朝廷要对教徒动手的话题，可是这帮人还是无动于衷，现在，他必须要加码了。

……

陕西这个地方，民风素来彪悍，一句话不合，很可能一个板砖，就劈头盖来，绝对不会像南方那样，能吵上几个钟头，双方虽然口水四溅，但是肌肤绝不接触。

所以瑛棨招募团练的命令，立刻得到了当地人广泛的响应。

一来是大家一向喜欢标榜自己勇猛，这时候国家有难，叫你出力，你不去，怕被别人笑话自己胆小。

二来也是因为，陕西承平日久，民众并不知道战争的残酷，所以大家都踊跃报名，一个个都把上战场看成了升官发财之路，想得很美，乡绅们也纷纷出钱赞助，好趁机捐个功名。于是陕西各地的精壮，络绎不绝的奔向了西南前线。

而就在这个氛围之下，正在从战场方向回家的教徒团练，就显得格外扎眼。而且这帮人居然一个都没有骑马，一看就不是真心想上战场，让大家联想到不久之前的传言，更觉得这些人确实有问题。

陕西这个地方，虽然比不上塞外，可是乡村中马匹的数量，那也是远远多于南方的。但是白彦虎特意叮嘱了那些教徒乡绅们，让他们带教徒前往战场的时候，千万别骑马，这样才能慢慢走。

当时这帮人听着，觉的有理，也就纷纷照办，可是他们没有想到，白彦虎要的是另外一个效果，就是让人人都看得出来，陕西的教徒从一开始，就和大家不是一条心。

于是在回去的路上，冲突也开始不断的发生，不仅仅奔向前线的汉族团练们，指责这些后退的教徒，骂他们怂货，孬种，贪生怕死，而且语气激烈的，甚至扬言打完了仗以后，要回来收拾他们。

而且沿途的百姓们，也拒绝向他们提供帮助，用嘲讽，怒骂和口水来迎接他们，个别落单的还被人暴揍黑打一顿。

于是这群教徒的心理阴影面积，突然暴增到了无限大，他们越来越发现，白彦虎他们说的是对的，官府和汉人们，真的要对他们动手了。

当然，这还不够，白彦虎还要给他们加上最后的一根稻草，彻底压垮他们。白彦虎飞快的离开了前线，然后去了西安城，接着又回到了教徒的聚集区，他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官府说了，教徒团练的影响太过恶劣，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，他们打算要让教徒助捐100万两银子。

当然，这也是白彦虎编的，可是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，即没有微博微信，也没有电视报纸，人们获得消息的途径只能是道听途说。

再加上教徒群体本来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，消息就更加闭塞，而白彦虎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阿訇，就好像基督教里的神父那个地位一样，在一般人看来，是绝对正直诚实的，所以他说什么，大家也只能信什么了。

这足以把所有的教徒的头面人物们给逼疯了，即使最不想反的人也崩溃了，陕西一年的税银收入也不过200万两左右，让教徒的头面人物拿100万两出来，这就是倾家荡产也办不到啊。

而且白彦虎说了，这是官府的底线，满足不了，一旦仗打完了，那就要大军云集，包围教徒的聚集区，治他们中一些人的罪。

于是大家都有点慌了，有人出主意说，要不我们现在重新派人上前线，将功补过行不行？但是白彦虎泼了他们一盆冷水，晚了，官府多半不认了。

看着这群人失魂落魄的样子，白彦虎终于开心了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只要再轻轻的推一把，这帮人就要全体掉到坑里了。

现在，只需要一个导火索，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了。

而白彦虎他们早已把火药撒满了整个陕西，到处都是易燃物，而火星，那自然也是不缺的，暴风雨就要来临了。

……

扶王陈得才的全军已经出了山区，进入了关中平原，他只用少量的先锋兵力，就击败了陕西的正规军主力，而且又有教徒带路，四处当内应，这让他相信，只需吹灰之力，他就可以荡平陕西。

他的这个判断，绝对是正确的。虽然陕西各地的团练纷纷向前线集中，但那些都是乌合之众，装备又差，不管他们多么的好勇斗狠，和他这支久经战阵，装备了大量洋枪的精锐太平军相比，实在是不堪一击。

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噩耗不期而至，他派出去的探子，给他带回了两条消息，让他感到天旋地转，差点懵了。

多隆阿攻破了合肥城，陈玉成率残部突围，危在旦夕。曾国荃兵临南京城下，都城岌岌可危。天王的诏书已经送到了他的面前，他知道不到万不得已，天王一定不会千里迢迢的调他回京，看情势，他必须马上撤退，一刻都不能耽误，可是眼前的这块肥肉，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？

……

寿州城外，苗沛霖的弟弟和陈玉成两个人，正谈笑风生，互诉旧情，只恨相见太少，更是惺惺相惜。

走到了城门前，苗沛霖的弟弟，请陈玉成先入，因为他是贵客，又是大英雄，而自己只是无名小辈，没资格和陈玉成并驾齐驱，不然他哥哥苗沛霖会怪他对陈玉成不敬，拿他问罪。

双方推脱了一阵，一看主人这么热情，陈玉成也觉得恭敬不如从命，于是就一扬缰绳，匹马在前，几个亲兵在后，昂首挺胸的进入城门。

陈玉成刚走进了城门洞，就发现苗沛霖的弟弟没有跟上来，多年的战斗经验，让他不用回头就能做到这一点，然后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有点不对劲！

于是陈玉成随即余光一瞟，立刻就发现，城门洞两侧的仪仗兵，看自己的眼神，似乎有点不对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他猛然反应了过来：“不好，中计了！”于是他猛的拉回马头，狠狠的抽了马屁股一鞭子，就要向城外冲去。



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的马没跑两步，就已经被城门两侧的士兵，用长矛扎倒，他自己也在惯性的作用下，从马背上飞了出去，摔在地上，立刻就被一群人按在地下，五花大绑了起来，几个亲兵也被人斩于马下。

陈玉成挣扎着抬起了头，却看见苗沛霖居然就在眼前，他正要破口大骂，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破布，立刻塞进了他的口中。

城外，十多天来风餐露宿的太平军，看见满桌的美酒佳肴，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一坐下来就狼吞虎咽，开怀畅饮，不多一会儿，好多人已经酩酊大醉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听到城头上一声炮响，大家正在纳闷时，四周不知道从哪里钻出了大群的骑兵和步兵，蜂拥而至，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，没有一个人幸存。

陈玉成再次为他的错误决策买了单，不久之后，他被苗沛霖献给了胜保，胜保亲自审问了他，企图让他认罪投降，陈玉成在最后时刻，还是表现出了一个血性男儿的本色，他痛斥胜保，宁死不降，最后被凌迟处死。

陈玉成的死，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。虽然随后他们还支撑了两年，但是那已经无关紧要了，自从教徒来到了陈玉成的帐下，说动了他发兵西去的那一刻，太平天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。

由于陈玉成的战略失误，导致南京西侧的太平军兵力空虚，曾国荃从此以后，就可以率领湘军放心的东进，逼近南京，最终调动了李秀成率领30万大军，回南京救驾，给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战略喘息的机会，让他们有时间积蓄力量，在英法军队的配合下，最终收复了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心浙江，扭转了双方的力量对比，让大清王朝终于咸鱼翻身。

不知道陈玉成在走上刑场前的那一刻，是否又想起了那句谚语，“教徒的饭吃的，话听不的。”但是，他已经没有时间后悔了。而且他的这个举动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释放出了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魔鬼，这个魔鬼马上就要张牙无爪的走上舞台，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无尽的灾害。

……

似乎谁和极端教徒走在一起，谁就会被厄运笼罩。扶王陈得才和众将领商量了以后，也做了一个错误决定，断送了太平天国的最后一丝希望。

他命令兵分两路，一路进攻潼关，出河南入安徽救援陈玉成，另一路直接从湖北渡长江，从背后截断曾国荃的粮道，进攻曾国荃，解南京之围。

听起来似乎是很不错的主意，可是他没有仔细想过，那么漫长的道路，等他走到安徽的时候，至少是一个月以后，黄花菜都会凉了。

而且另一路要翻过崇山峻岭，且不说补给困难，就算你能走到长江边上，可是你拿什么来渡江？你又没有船，数万大军，不是一两条小船就可以渡过长江的，再加上江面上又有曾国藩的水军封锁，难道你长了翅膀吗？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些欠考虑的安排，直接导致了他两路失败，被清军困在群山峻岭之中，最终服毒自杀。

其实在那一刻，他应该做的，就是拿下陕西建立根据地，再图发展，凭借着手中的十几万大军，也许他还会有点机会，但是，他没有那种眼光。

纵观整个太平天国运动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尽管太平军猛将如云，但是却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，具有大局眼光的人才，几乎所有的太平军将领，都是战术上的高手，战略上的白痴，所以他们最后必然会失败。

……

火星终于碰了出来，有一群马上就要回到家乡的教徒团练，在路过陕西华阴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竹园，砍了几根竹子，不知道是没有给钱，还是价格没有谈好，和竹园的主人发生了冲突。

由于陕西人的火气太大，双方话不投机，立刻开打，由于教徒人少，自然吃了大亏，被打得抱头鼠窜，追击的人得理不饶人，一边追一边骂了一些侮辱性的语言，还提虚劲说，要杀光教徒。

当然，这如果要放在平常，谁都知道，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，谁敢真的这么做，那是有王法制裁的。但是，现在白彦虎他们就等着这句话呢。

这几个人狼奔豕突，摆脱了追击。跑到了临近的教徒聚居区求救，而这里恰好就是任五的地盘，而任五早就在等着这个机会了。

于是他立刻开始煽动，在这一带，有好多年轻人羡慕任五的经历，都想和他去云南发财，成了他的死党。这伙人早就跃跃欲试，现在机会来了，又岂能放过？

再加上各个教徒的村寨，按照白彦虎的安排，早就武装到了牙齿，于是任五带着人，打着报仇的名义，扛着大刀长矛，骑着马，就奔邻近的汉族村寨去了。

不过他并不是来讲理的，而是来杀人的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闹大，逼所有的教徒都下水，这也是白彦虎早就跟他商量好的。

汉族的村寨虽然人数众多，但是并没有准备，最多只有点儿菜刀，锄头，扁担，斧头之类，根本就打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教徒，立刻被杀得哭爹喊娘，四散逃跑，没跑掉的人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哪怕是吃奶的孩子，都被杀了个精光。

教徒反了！消息迅速的传开，周围的汉族村庄，由于能打的都上了前线，剩下的全是老弱妇孺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都往城里跑，城里的知县一看事情不好，赶紧向省城汇报。

而与此同时，任五也派人四处联络，想让其他教徒村寨，能跟他一起发动暴乱，但是除了那些从云南参加圣战回来的人，其他响应的村庄并不是很多，大部分的教徒都还在观望。

瑛棨很快就得到了消息，真是怕啥来啥，现在他手头的兵，都在和太平军对峙的前线，无人可调，他想起来团练使张芾是拍了胸口的，说他和教徒很熟，于是就把他喊来，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。

张芾其实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而且他还真的和教徒有点交情，他已经向西安城内的教徒退休干部马百龄打听了情况，了解道真反的人并不多，于是就向陕西巡抚瑛棨打了包票，表示自己能办好这件事。

张芾为什么敢向瑛棨打包票？因为他通过马百龄的关系，终于知道了白彦虎搞的那些小动作，他想这事有什么难的？只要向大家解释清楚，当面对质，大家一旦知道了真相，这事不就解决了吗？

于是他就让教徒退休干部马百龄，派人去通知渭河一带的教徒头面人物，到临潼附近的一个回庄开会，他自己则带着一群在当地比较有名望，名声比较好的官吏，比如同州知府吕绅，知州陈曦，知县马毓华，朱双之，知县蒋若纳，还有教徒退休干部马百龄等等，立刻赶往临潼。

但是张芾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复杂性，白彦虎这帮人，为了组织这次叛乱，辛辛苦苦的策划了这么久，怎么能让你就这么一下子给搅黄了呢？白彦虎托熟人打听到了他们路程安排，于是立刻派人带信给任五，让他务必拦住他们。

张芾赶到了临潼，知县缪树本按照惯例，在县招待所设宴款待，第二天一早，大家还宿醉未醒，任五就已经带着数百名极端分子赶到，撞破房门就开始抓人，知县缪树本带着几个保安还想阻拦，被任五一刀就砍在地上，知县蒋若纳想跑，也被人追上乱刀杀死。

几天之后，按照事先的约定，各地的教徒头面人物都赶到了，但是到了会议现场，他们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，因为他们被人逼着，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

那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河滩边，任五和他手下的数百号人，举着大刀长矛，把前来开会的教徒头面人物，围在了人群中央，张芾和其他几个官员，一个个早就被打的面青脸肿，此时也被押了上来。

除了这几个人，还有一个人也格外的引人注目，那就是任五的妻子和他正在吃奶的儿子，居然也在现场。

看见人来齐了，任五开始了长篇大论的演说，大意无非是三点：

第一，我们为什么要造反？那是因为官府逼的，他们要杀光我们教徒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反。

第二，造反能不能成功？答案是当然可以，因为满清马上就要灭亡了。

第三，造反成功了能怎样？大家就可以像杜文秀一样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，由教徒自己当家作主，汉人满人都得给我们当奴隶，我们的日子，就可以过得跟蜜一样甜。

说完了这些，听众自然鼓掌喝彩，不过都是任五的同伙，其他各地的教徒头面人物，却全都面面相觑，默不作声。

看到了这个情况以后，任五突然目露凶光，接着又说道：既然要造反，那就有进无退，谁也别想缩边边，看热闹，要生大家一起生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今天这几个狗官在此，我们每人都得杀他们一刀，谁要是不杀，我当场就剐了他。

他的话音刚一落，他的手下立刻拿着刀矛，顶在了这些教徒头面人物的背后，吓得这些人一个个汗流浃背，瑟瑟发抖。

看到了这个情况，任五觉得很满意，于是他拿出了一张杀回帖，然后指着张芾说道：“这个人说是来和我们谈判的，可是我们却从他的轿子上，搜出了一张杀回帖，你们说他们是不是两面三刀，是不是不给我们活路？我们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难道还有出路吗？”

然后他和郝明堂率先动手，一人捅了张芾一刀，在他们的逼迫之下，所有的人都被迫拿起了屠刀，张芾和其他几个大臣，就被他们当场给肢解了。

但是，任五接下来的一个举动，却震惊了所有的人，只见他忽然从人群中，把他正在看热闹的老婆，还有她怀里正在吃奶的婴儿，推到了众人面前，当场把母子俩杀死，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

就在大家都觉得目瞪口呆，一头雾水的时候，只见他突然开口，讲了一套很古怪的逻辑：“为了圣战，我自己就先断了后路，我把一切都献给了真主，所以你们还有没有谁，敢质疑我的决心？

既然我都豁出去了，大家也必须都豁出去，所有的教徒，你们都要交一颗异教徒的人头上来，哪个人不交，我就杀哪个人，哪个村不交，我就杀绝哪个村，有没有谁不相信我的？”

疯了！彻底的疯了！这一刻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人性已泯灭，魔鬼在狞笑。让我不解的是，很多年以后，居然还会有一些无耻的文人，歌颂任五的行为，说他是为了反抗暴政，无私的献出了一切，那一刻，我真的无语了。

在一小撮极端分子的苦心经营下，他们策划已久的教徒大叛乱，终于成功了！陕西170万教徒，几乎一夜之间，全都变成了僵尸，开始追寻人肉的味道。

他们拿着刀，举着矛，疯狂的追杀那些一天之前还互相嘘寒问暖，相扶相助的邻里，短短的十多天之内，上百万无辜的满汉群众就被杀，到处都是尸山，到处都是血海，陕西已经变成了一个魔鬼出没的地狱。

这是一场空前的惨剧，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，但是如此惨痛的历史，却早已被世人有意无意的，埋藏在历史的深处，即使偶尔有只言片语，出现在故纸堆中，大部分也是颠倒黑白的。

那一天，唯一一个幸存的人只有马百龄，他被要求回去组织西安省城内的教徒暴乱，但是他没有那么做，而朝廷和汉人，也没有因为他们是教徒，就对他们进行报复，即使是西安城被教徒叛乱分子团团围住的那些日子里，城内的2万多教徒也相安无事，财产和生命没有受到任何侵犯。

所以那些试图颠倒黑白，为这场人间浩劫洗白，宣扬是满人和汉人发动了种族清洗的人，去看看今天西安钟楼背后热闹的小吃街，历史的真相，不辩自明，人性之中，还是有光辉的一面的。

为什么我要花这么长的篇幅，用了几章来把这件事情的起因写的清清楚楚？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。

所有有关西北教徒叛乱的故事，都不愿意交代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，或者简单的说是一根竹竿引起的血案，只谈果，不谈因，这实际上，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！

全面叛乱后的极端教徒，迅速组成了18个军事分队，被称作十八大营，主要的领导人有任五，郝明堂，白彦虎，洪兴，禹得彦，马世贤，马四元，马龙，马振河，马德友等等，然后迅速的开始攻城略地。

由于汉人和官府毫无防备，团练都在和太平军对垒的前线，教徒叛军旗开得胜，他们迅速的攻克了渭河两岸几乎所有的汉人村寨，杀光了所有的男人，掳走了所有的女人，抢完了他们的所有财物，一路如入无人之境。

这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白彦虎，因为他在没有重炮的情况下，成功的攻下了一座县城，泾县，他的老家，他对那里的城防了如指掌。

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他带人悄悄的摸到了城下，他知道这段城墙可以爬得上去，于是带着上百人悄悄翻了过去，然后摸到了城门边上，杀死了守卫城门的兵丁，接着打开城门。

数千名暴徒齐声呐喊，举着火把，提着大刀，一拥而入，把7万多平民全部被杀死，没有留一个活口。

我们永远无法想象，白彦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如果他还能被称作人的话，他居然能对这些昔日熟悉的街坊邻里下的了手，而且一个不留，只有最变态的精神病人，才会做出这样举动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白彦虎并不是一个疯子，跟着他一起杀人的，也没有一个是真疯子。

我们也无法想象，心中要如何的黑暗，才能毫无恻隐之心，做到这一切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那一夜是多么的可怕，所有那些无辜的人，他们一生老实巴交，从没有欺负过谁，为什么却有人丧心病狂的把屠刀挥向了他们，他们永远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。

所以如果不给大家一个答案，谁能保证，这种事不会再次发生？

在全面叛乱爆发了20天后，看到时机已经成熟，所有的教徒都没有回头路了，按照白彦虎他们事前的计划，叛乱的教徒首领们，在任五，洪兴，郝明堂的召集下，一起开了一个会，决定先合兵一处，乘西安兵力空虚，一举拿下省城。

西安城内，这时只有陕西提督孔广顺带领的3000人，还有刚刚赶来支援的甘肃提督马德昭率领的3000人，单靠着一点点兵力，诺大的西安城，一个城垛都占不到一个人。

而数万教徒，此时正在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安城，陕西巡抚瑛棨急的直跺脚，这怎么能守得住啊？他只能一封又一封的800里加急，发给慈禧太后，让她速发援军。

陕西的父老乡亲，全都陷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生命危在旦夕，他们都期盼着能有一个大英雄，驾着五彩祥云，来救他们于水火之中，那么谁才是这个大英雄呢？

**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如果觉得本文可读，请分享到朋友圈。谢谢大家。**